

衛禮賢《易經》德文版〈導論〉* 中譯稿**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 Ching* in Richard Wilhelm's German Version

沈信甫 (Shen Hsin-fu) 、費陽 (Thomas Fliss) 合譯 ***

導 論

《變化之書》¹ (*das Buch der Wandlungen*)，中文稱作《易經》(*chinesisch I Ging*)，無庸置疑地屬於世界文學最重要的書籍。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話的上古時代，而從古至今它一直佔據著最傑出的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在這三千年的中國史，幾乎所有偉大而重要的思想，這些思想要不是受到了《易經》的啟發，就是反過來也對《易經》的文本解釋產生了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幾千年來最成熟的智慧被包含於《易經》之中。是故也難怪中國哲學的兩個支流——儒家與道家——在此書中都有其共同的根源。這部書不但為一些隱藏在神秘哲人老子及其弟子時常令人費解的思維模式之中的秘密，提供新的理解，而且也為一些在儒家傳統之中無須進一步檢驗而被接受的公理，做出新的闡明。

其實，不僅是中國哲學，中國科學和治國之道也不斷地從《易經》中汲取了智慧之泉，而因此不令人驚訝

地，在所有儒家經典之中，唯獨這部書逃過了秦始皇大規模的焚書。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的整個人生也都瀰漫著它的影響。當我們走在中國某一城市的街道上時，在這裡或那裡的街角處，即可發現一位算命師正坐在一張擺設好而整齊的桌子後面，備妥了毛筆和木板，以便從這部古老智慧之書對生活上有輕微困惑的人，給予相關的建議和諮詢。不僅如此，就連金色字體的公司牌匾——以直立的、上了黑漆的木製嵌板作為門面的裝飾——也刻有絢麗辭藻的文字，這些文字一再使人回想起出自《易經》的思想和引用語。甚至像日本這樣一個現代國家，即使以他們精明審慎而著稱的政策，在遭遇困難時也不會鄙視向這部古老的智慧之書尋求諮詢。

隨著時間的推移，《易經》因其智慧所享有的崇高聲望，當然造成了大量起源於別種思想的——有一些甚至可能起源於中國以外——神秘學說與它的學說連繫在一起。自從秦漢以來，逐漸形成了一種形式主義的自然哲學，試圖把整個可想像的世界包含在一種數字符號系

* 本文譯稿採用的《易經》德文版本為Richard Wilhelm,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tragen und herausgegeben von Richard Wilhelm (München: Eugen Diederichs, 1989), pp. 9-21。

** 合譯者所見學界目前對此篇的翻譯共有兩篇，一是Richard Wilhelm著，林元有譯，〈衛禮賢譯解周易續論〉，《中華易學》6.1 (1985.3) : 9-13。二是劉元成、張家政譯，孫立新校，〈衛禮賢德譯本《易經》序言和引言〉，《國際漢學》8 (2016.3) : 126-133。前篇譯文有許多疏漏的地方，未能依照衛氏原意作出完善的翻譯，而後篇譯文卻明顯地夾雜衛氏德、英兩種譯本的內容，以致無法完整地呈現衛氏《易經》德文版的原意。

*** 合譯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候選人沈信甫和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德國外籍生博士候選人費陽。本文譯稿由前者提供衛禮賢《易經》德文版並徵引相關參考文獻，而由後者負責翻譯為中文的語意，再經過兩人多次相互討論和潤稿而成，文責由兩人共同承擔。本文承蒙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謹申謝忱。

1 按：衛禮賢《易經》德文版的〈導論〉分別呈現意譯方式的*das Buch der Wandlungen*和拼音方式的《易經》(*I Ging*)，合譯者僅保留此篇譯文第一次出現的意譯方式，而為了全文閱讀之便，其餘皆標示為拼音方式的《易經》，特此說明。

統裡。它把一種嚴格進行的二元性質的陰陽學說與取自於《書經》的「五行變化」學說相結合在一起，並漸漸地硬將中國整個世界觀納入到一種僵固的形式中。如此一來，愈來愈吹毛求疵的神秘推測把《易經》籠罩在一團謎雲之中；而且藉由將過去和未來的一切事物都捲入到這個數字系統裡，讓《易經》獲得了充滿著難解深奧之書的名聲。這些神秘推測也造成了墨翟及其弟子的時代，無疑地存在著一種自由的中國自然科學的萌芽被扼殺了，並且由一種貧瘠、完全未受到經驗影響的寫書人和讀書人的傳統所取代。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長久以來在西方人眼中呈現出一副絕望的僵化景象的原因。

然而，除了這種機械的數字神秘主義之外，我們不要忽略，隨時都有一條深刻的人類智慧的活水，由這本書的渠道而流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給了偉大的中國文化這種經驗豐富的生活智慧的成熟，而這就是如今在看著這個最後道地的文化殘存時，令人幾乎惋惜而佩服的地方。

實際上《易經》是什麼呢？為了理解這部書及其學說，我們首先要全力去去除如茂密蔓藤般的解釋，這些解釋由外在因素將《易經》曲解為各式各樣無關的想法：無論是古老中國巫師的迷信和神秘事物，或者是現代歐洲學者同樣迷信的理論，利用他們對未開化野蠻人的經驗，以曲解所有歷史文化。²在這裡我們必須堅持一項基本原則，即《易經》是根據其自身內容和它所屬的時代來加以解釋。循著這一原則，晦暗的東西很明顯地就被照亮，而且我們將了解到這部書雖然是一本非常深奧的作品，但在理解上，比起從上古時代在漫長歷史中流傳下來的其他書籍，不會造成更大的困難。

一、《易經》的使用

(一) 卜筮之書

《易經》原先是一部卜筮用的卦畫符號的彙編作

品。³ 卜筮在古代到處都被使用，其中最原始的用法限於「是」和「否」兩種答案。這種卜筮判斷的類型也就是《易經》的基礎。「是」以一個簡單完整的線條（——）表示，而「否」以一個虛線的線條（---）表示。然而，在遠古的時期，似乎已經有更加區別的需求，於是單一的線條，就以雙重的方式被組合起來：

== == == ==

第三條線就被增加到這些組合中，因而形成了所謂的八卦。這些八卦被認為是發生於天地之間所有事物的圖象。同時，存在著這些符號是處在一個持續轉變狀態下的觀念，因此，這就是《易經》最主要的概念：一卦變成另外一卦，就像是在世界中的一個現象，不停地轉變成另一個現象。八卦是代表著變化的轉變狀態的符號，是持續不斷地變化的圖象。所著眼的不是集中在事物的存在狀態——像在西方主要是這種情況——而是事物在變化之中的運動。因此，八卦不是事物的表徵，而是它們在運動之中趨向的表徵。

這八種圖象顯示出多元性的意義：它們表現了自然界中某些與它們內在特徵一致的過程。更進一步說，八卦表現了一個由父親、母親、三個兒子和三位女兒組成的家庭，它不是像希臘諸神居住於奧林匹斯山的神話意義，而是一樣可稱為那種抽象意義，換句話說，它們不是表現了客觀的實體，而是功能。

如果我們整理作為《易經》基礎的這八個符號，就可得到以下的順序分類：

名稱	屬性	圖象	家庭關係	
☰ 乾Kiên	創造	強壯	天	父親
☷ 坤Kun	容納	奉獻	地	母親
☳ 震Dschen	激動	運動	雷	長子
☵ 坎Kan	深谷	危險	水	次子
☶ 艮Gen	保持不動	靜止	山	第三子
☴ 巽Sun	溫和	滲入	風、木	長女
☲ 離Li	依附	發光	火	次女
☱ 兌Dui	高興	喜悅	澤	第三女

2 原注1，因為它的奇特，而在此提及麥格基（Rev. Canon Mc Clatchie, M.A.）在《儒家易經或變化之書的翻譯：附注釋和附錄》（*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Yi King or the "Classic of Changes" with Notes and Appendix*），1876年，這部書裡所做的怪誕而外行的嘗試，將《比較神話學》（*vergleichende Mythologie*）的架構套用到《易經》上。

3 原注2，《易經》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一部百科辭典（Lexikon），在這裡所提供的考查，這是很容易知道的。

可見兒子們體現著在不同階段中的運動要素（Element）——運動的開始、運動之中的危險、運動的靜止和完成。女兒們表現著在不同階段中的奉獻——溫和的滲透、明晰和柔順，以及歡樂的寧靜。

為了達到更大的多元性，這八個圖象很早就互相結合起來，因而得到了六十四種符號。這六十四種符號，每一個均由六個陽爻或陰爻組成，每爻都被認為是可變化的，每當一爻改變了，整個卦的狀態也會改變為另一種狀態。例如有重卦的坤卦，象徵著容納與大地：☷。它象徵著大地、堅定的奉獻、以及四季中的晚秋——所有生命力都靜止不動。如果最下面的一爻改變的話，我們會得到象徵著復返的復卦：☳。復卦象徵為雷，意謂著冬至日（Sonnwendzeit）⁴在大地內部重新復甦的運動，以及光的復返。

如這個例子所示，並不是所有的爻都必須（*müssen*）⁵改變。改變與否完全取決於該爻的特徵：具有一種增加動能的陽爻，就轉變成與其相反的陰爻；反過來若是動能較弱的陽爻，則保持不變。相對於陰爻，規則也是如此。

至於哪些爻被認為充滿正面或負面能量，以至能夠轉變，在第二冊〈大傳〉第一部分第九章以及有關「卜筮」的特別章節提供詳細的說明。簡單地說，變化的陽爻被指定為數字「九」，變化的陰爻被指定為數字「六」。其他靜止不變而只作為一卦的構件且沒有內在特徵的各爻，這些爻用數字「七」和「八」來代表。因此，當經文寫著「初九」，意謂著「當陽爻在最初的位置上，以數字『九』來代表時，就有如下的意思……」；若有一爻是以數字「七」顯示時，其卜筮之意就不被納入考慮。相對於「七」和「九」，以數字「六」和「八」代表的各爻，也是如此。

以上所舉象徵著容納的坤卦，其組成的部分如下：

☰ 上八
☷ 五八
☱ 四八
☲ 三八
☳ 二八
☴ 初六

因此，其上的五個爻都不考慮在內，只有初六具有一種獨立的意義。透過這個爻的轉變，容納的坤卦的狀態：☷，變成復返的復卦的狀態：☳。

按照這種方式，我們得到一系列以象徵方式表達的狀態，並且透過它們的爻的運動，狀態能夠彼此互相轉變（但這不是必然發生的，因為在僅由數字七和八所代表的各爻構成一卦的時候，它就不會運動，而只有它整體的狀態將加以考慮而已）。

除了變化法則以及六十四卦所表現的變化狀態的圖象之外，還加上另外一個法則。每一個情境要求了某種特殊的行動，以便適應於它。在每個情境之下，就有一個做法是正確的，另有一個是錯誤的。正確的做法顯然帶來好運，而錯誤的做法帶來壞運。那麼在每一個特定情況之下，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做法呢？這個問題是最具有迫切性的。《易經》被提升為比一般卜筮書更高的一部書是由這個問題引發的。如果有一位看著紙牌的女算命師告訴她的顧客，說她將在一週內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的匯票，這位女士也不能做什麼，只能等待著直到信件出現——或是沒有出現。所預告的事就是命運，它完全不依賴於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因此，算命沒有道德上的意義。由於中國當時初次有人不滿於預告未來的徵兆，而反問：我該做什麼？因此卜筮之書必然成為了智慧之書。

這個轉變是由生於大約西元前 1000 年⁶的文王和他的兒子周公所引起的。由於每次卜筮時，必須從卦爻一

4 按：「至點」主要分為夏至和冬至，若依據復卦「陰極而陽始」的卦象特徵而言，此處應指冬至為宜。《通緯·孝經援神契》：「大雪後十五日，斗指子，為冬至，十一月中。陰極而陽始至，日南至，漸長至也。」見清·黃奭輯，《黃氏逸書考》（全四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冊二，頁 1997。

5 按：衛禮賢將此字以斜體字的德文標示出來，具有強調之意。

6 按：衛禮賢《易經》英譯本標示的年代為「西元前 1150 年」。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Series XIX, 1967),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Wilhelm, p. liii. 由此可知，當初衛禮賢在翻譯此書時尚未修正。


個接一個來猜測未來，因此他們為當時默默無聲的卦爻加上了對於正確行為的明確建議。因而人就參與了命運的塑造：因為他的行為成為了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介入於世界事件之中，而越早能夠透過《易經》看出事件的起因，這個因素的決定性就越大，因為關鍵在於這些起因。事物若還處於形成之中，即可加以引導。等到它們發展為成熟的結果，就會變成一種擁有無窮力量而人無法抗衡的勢力（übermächtige Wesen）。如此，《易經》成為了一部種類非常奇特的卜筮之書。卦與爻在它們運動和變化之中，神秘地重現了大宇宙的運動與變化。經由蓍草的使用，人們就能夠得到某個點，從這個點可以審視事物的概況。有了這種概況，卦爻辭就告訴了我們應該做什麼以符合時機的需要。

至於這一切只有一件事情對我們現代觀念來說讓人感到陌生的，就是透過蓍草莖的操作來得知情境的方法。但這個過程被認為是具有神祕性的，即是透過這種操作可以給予人的潛意識發揮作用的機會。不是每個人都同樣有問卜的能力。這要求一種清晰而平靜的心靈，可以接收到隱藏在不起眼的蓍草背後的宇宙影響力（kosmische einwirkungen）。這些作為植物界的產物，被認為與原始生命有特殊的關係：這些蓍草是來自於神聖的植物。

（二）智慧之書

但遠比把《易經》當作卜筮使用更重要的是它的另一項用途，也就是當作智慧之書。老子看了這本書，而激發了他的一些最深奧的格言。甚至，老子的整個思想

世界瀰漫著它的學說。孔子也看了《易經》並致力於對它的沉思。他大概寫下了一些解釋，並且將其他的解釋以講述教導的方式傳授給他的弟子。孔子編輯和注釋的《易經》就是流傳至今的版本。

如果我們探究有關遍及於此書的基本概念，我們可以關注於極少數的大觀念上。整體的基本觀念是變化的觀念。《論語》⁷裡面有一次說到，孔子站在河畔說：「萬物就像這條河一直流動著，沒有停頓，夜以繼日。」⁸這說出了變化的觀念。察覺到了變化的人不再將他的注意力專注於轉瞬即逝的個別事物上，而是放在所有變化之中發揮作用的永恆不變而永存的法則上。這個法則就是老子的「道」（SINN），事物的運行，一在多之中（das Eine in allem Vielen）的原理。這個原理為了實現而需要一個決定、一個假定。這個基本的假定是所有存在物的「偉大的原始起源」：太極——其原意為「棟樑」（Firstbalken）。⁹後來的哲學在這一個原始起源的概念上投入了很多心思。更早的原始起源，無極，被畫為一個圓圈，而太極成了劃分為黑白、陰陽的圓圈，其在印度以及歐洲也起了作用：。然而，諾斯底主義二元論（gnostisch-dualistisch）的抽象推論與《易經》的原始概念無關。對它而言，這個假定僅僅是房屋的棟樑，這個線條而已。憑著本身就是「一」的這條線，二元性就出現在世界上。與其同時建立了一上一下、一右一左、一前一後——簡而言之，對立物的世界被建立起來了。

這些以陰、陽為名之下的對立物變得知名並且造成了很大的轟動，特別是在西元前幾個世紀的秦、漢兩朝之間的過渡時期，當時有一整個陰陽學說的學派。那時

7 原注3，《論語》第九章，第十六節。

8 按：原典出自《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見曹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二十卷，收入清·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全14冊，重榮宋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冊13，卷九，頁80。這句話在衛氏德譯本作「So fließt alles dahin wie dieser Fluß, ohne Aufhalten, Tag und Nacht.」Richard Wilhelm,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S. 15；在衛/貝英譯本作「Everything flows on and on like this river, without pause, day and night.」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Wilhelm, p. lv。

9 極和棟二字互訓，「極，棟也，從木亟聲。」段氏注曰：「按：喪大紀注曰：『危，棟上也。』引伸之義，凡至高至遠皆謂之極。」又「棟，極也，從木東聲。」段氏注曰：「極者，謂屋至高之處。〈繫辭〉曰：『上棟下宇』，五架之屋，正中曰棟。〈釋名〉曰：『棟，中也。』居屋之中。」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業文化公司，1999），卷六篇上，木部，頁256。

候，《易經》往往被當作一本巫術書使用，而有大量的各式各樣原本不在其中的事物被認為隱藏在書內。自然地，以陰陽、男女作為原始法則的學說，也引起了研究中國的國外學術界的關注。這些人按照禁得起考驗的模式，以為陰陽是一種陽物崇拜的原始符號以及與其相關的東西。

在這裡必須說明而讓這樣的發現者感到很大的失望，陰陽二字的原始意義並沒有指出這種事。在原始意義上，「陰」是指「多雲」、「混濁」；而「陽」實際上是指：「飄揚在太陽下的旗幟」，¹⁰也就是，「被照明的」、「明亮的」。這兩個概念的意義引申而被用在明亮和陰暗（即南面和北面）的山面或河邊（不過在河的方面，南邊是暗的，即陰；而反照陽光的北邊是亮的，即陽）。從此這兩個詞義就被引申到《易經》中顯然存在的兩種交替轉換的基本狀態。另外，值得提到的是，不論是在此書原本的經文或最早的注釋裡，「陰」和「陽」兩個詞並沒有這個意思；這種意思在〈大傳〉裡才出現，而這篇有些部分就已經受到道家的影響。在〈象傳〉的注釋裡，反而是用「剛」和「柔」的概念。

然而，無論其他方面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存在的世界建立於這兩股力量的變化和轉換上，而變化有一部分是從其中一股力量到另一股力量的持續轉變，也有一部分是自身互相聯繫的現象複合體的圓形、封閉式的過程，像是白天和黑夜、夏天和冬天。不過，這種變化不是沒有意義的，否則不會有對它的了解，而是受到無所

不在的法則——道——的控制。

《易經》的第二個基本概念是它的觀念論（Ideenlehre）。八卦呈現圖象：非物體的而是變化狀態的圖象。這種觀點與在老子及孔子學說裡所呈現出的概念有關，亦即在可見中發生的每個事件都是一種「象」，也就是不可見中的概念的結果。如此，地球上發生的所有事件只不過是超越感官之事件（*übersinnliches Geschehen*）的一種再現，而至於時間歷程，其發生也晚於超越感官之事件。與那些更高境界聯繫在一起的聖人賢哲們透過直覺感知到這些概念。從而這些聖人能夠具決定性地介入於世界事件之中，而人如此與天，即概念的超越感官世界，以及地，即有形可見的物體世界，共同形成原始力量的三重性（*Dreiheit*）。

這種觀念論在雙重的意義上被加以應用。《易經》顯示出事件的圖象，而且藉此也呈現「形成的過程中」（*in statu nascendi*）¹¹的狀態。我們透過《易經》的幫助，現在辨明了起因，而不僅學到預知未來，也學到如何懂得過去。如此，這些作為卦畫基礎的圖象即充當由它們所指出的情況之下的適時行動之典範。但這樣不僅提供我們對大自然運行走向的適應，而且在〈大傳〉第二部分第二章中也有一種很有趣的嘗試，就是把人類所有文化組織的設立追溯到這些概念和圖象。無論我們對這個嘗試的實際施行有何種立場，它在基本概念上就說出了一個真理。¹²

除了圖象以外，《易經》的第三個基本要素是卦

10 原注 4，參見梁啟超（Liang Ki Tschau）於 1923 年 7 月 15 日和 22 日在中國期刊 *The Endeavor* 的很值得注意的論述，並且由辛德勒（B. Schindler）所寫的一篇英文論文，〈最高存有的中國概念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ceptions of Supreme Beings*），載於《大亞洲·赫斯週年紀念卷》。

11 按：*in statu nascendi*，原為拉丁文片語，英譯有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formation, or construction 之意，中譯為「在創造、形成或建造的過程中」之意。Lesley Brown, chief ed.,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Six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ol. 1, p. 1397。

12 原注 5，參見胡適（Hu Shih）在《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China*），上海，在 1922 年極為重要的論述，以及在他的哲學史第一卷中更為詳細的論述。按：此書英文全名應為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 Oriental Book Co., 1922. Originally presented as the author's thesis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1917),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中文另取名為《先秦名學史》（*Xian Qin ming xue shi*）。今據周質平的研究指出，「從 1915 年 9 月到 1917 年 4 月，胡適在紐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了他的博士論文《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即《先秦名學史》），這是他第一次有系統的用英文來整理中國的哲學史。……1919 年 2 月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基本上是他博士論文的改寫。」見氏著，《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導讀：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

辭。藉此，圖象就如同有了文字描述，卦辭表明某一個行動是否將帶來吉或凶、悔或吝。它們如此使人能夠自由地決定或許離開某一個依時間情境本來就出現而已知的方向——假如它是不祥的——而藉此擺脫事件的約束（Zwang）。由於《易經》藉由其卦辭以及自從孔子以來附加於此的解釋，給讀者提供中國生活智慧最豐富的寶藏，因此存在著對塑造人生的一個全面性的總覽（Übersicht），使得他能夠據此總覽而既有機又自主地塑造其人生，以便讓它與作為所有萬物基礎的最終的「道」和諧一致。

二、《易經》的歷史

在中國文獻中，有四位聖人被當作《易經》的作者：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伏羲是一位神話人物，代表著漁獵和烹飪發明的時代。他如果被稱為《易經》卦畫符號的發明者，就表示卦畫符號被當成有超越歷史記載的古老產物。這八個原始符號的名稱在漢語裡面不再另外出現，因此也有人推斷這些符號有外來的起源。無論如何，這些卦畫不是古老的文字，不像有人因為這個或那個古老文字有意或無意地與卦畫一致，而推斷它們是古老的文字。¹³

八卦在非常早的時候就以相互的組合出現。古代有兩部彙編作品被提及：夏朝的《易經》，稱為《連山》，據說是以艮卦、保持不動、山為首，以及記載於商朝的《易經》，取名為《歸藏》，以坤卦、容納為首。後者的情況，孔子自己有時提起過，而當作一種歷史事實。六十四卦的名稱是否當時就已經存在，而且如果是的話，與現今《易經》中的名稱是否相同，就很難說。

依照無庸置疑的一般傳統，現今六十四卦的彙編來自周朝的祖先文王；他被暴君紂辛關在牢獄的期間，就為各卦增加了簡短的判斷之辭。對於各爻的經文則起

源於文王之子周公。題名為《周易》的這部書在整個周代時期作為一部卜筮之書，這從古代的歷史記載可以證實。

這個就是孔子當時發現《易經》的時候的模樣。孔子晚年深入研究它，而《象傳》極有可能源自於他。《象傳》較為間接地也源自於孔子。反之，有第三篇對各爻非常有價值和詳盡的注釋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以問答形式編輯而成，如今只有殘存片段倖存於世（有一部分在《文言》這一篇，有一部分在《繫辭傳》裡）。

在孔子學派之中，《易經》似乎主要是由卜商（子夏）傳播的。隨著哲學抽象推論的形成，如同在《大學》和《中庸》之中所呈現出來的那樣，這種哲學類型對《易經》的思考也逐漸產生了影響。於是圍繞此書而形成了一種文獻，其殘存片段——早期的和晚期的——在所謂《十翼》之中可發現。它們在內在價值和內容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秦始皇焚書時，《易經》避開了和其他經典所遭受的命運。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反駁古籍的文本經過焚書後受到損壞的傳說，那麼照理應該就是完整的《易經》。實際上，數世紀的苦難、古代文化的崩壞和書寫系統的改變，這些才是使得所有古代作品遭受破壞的歸咎之處。

然而，《易經》在秦始皇時代確認了其卜筮和巫術書的聲譽之後，秦漢兩朝整個術士學派（方士）毫不留情地強佔了它，而且可能是經由鄒衍興起的，後來由董仲舒、劉歆和劉向繼承的陰陽學說就肆無忌憚地出現在《易經》的解釋之中。

掃除這些胡說八道就留給了偉大而睿智的學者王弼。他在撰寫有關《易經》的義理時，把它當作一部智慧之書而不是卜筮之書。不久之後有人仿效他，而且針對《易經》，陰陽師（Yin-Yang-Lehrer）的巫術學說於是逐漸被發展起來的治國哲學所取代。在宋朝，《易經》

頁 xvi-xvii。合譯者所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現存最早的版本，館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題名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書前有蔡元培〈《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1918年8月3日）和胡適〈再版自序〉（1919年5月3日）。見氏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頁1-4和頁1-2。

13 原注6，特別是坎卦（☵），它與漢字「水」，Schui（水），Wasser相似。

被用作太極圖說 (Tai-Gi-Tu Spekulationen) 的基礎——可能不是起源於中國，直到大程子¹⁴為它寫了一部非常好的注釋為止。在這部注釋裡，大家習慣把《十翼》內的舊注釋分別放置於各卦底下。久而久之，這部書就完全變成了一部治國和生活智慧的教材。此時，朱熹卻又試圖保持它作為卜筮之書的本質，而除了一部簡短而精確的注釋之外，也出版一篇關於他研究卜筮的導論。

最後一個朝代的批判歷史學派也關注《易經》，然而，在他們與宋朝學者的對立，以及挑選較接近《易經》編纂時間點的漢代解經家的情況之下，比起在他們對其他經典的處理上，這裡就取得較小的成就。因為漢代解經家畢竟就是巫術士，或者是受到巫術思想的影響。在康熙執政之下，有一部非常好的版本題名為《周易折中》，它分別呈現經文和《十翼》，並且包含歷代最好的注釋。眼前的這部譯本以這個版本作為基礎。

三、譯本的編排

《易經》的翻譯是遵循以下的原則完成，對它的理解應可讓《易經》的閱讀方便許多。

為了發揮它在中文裡也存在的古老印象，經文的翻譯盡可能簡單扼要。因此，不但要提供經文而已，而且也更加需要最重要的中文注釋的摘要 (Auszug)。這個摘要盡可能一目了然。它包含由中國學者對《易經》的理解所提供的主旨概述。我自己的想法以及與西方著作

的比較——兩者是常常發生的——盡可能少量被加上，並且總是特別加以標明，以便讀者可以把經文和傳文視為對中國思想的純然複述 (Wiedergabe)。我之所以特別強調，是因為有些原理與基督教如此相符，以至於這種現象時常看起來真的是引人注目。

為了讓外行人盡可能方便理解《易經》，在第一冊中，首先提供六十四卦經文與客觀的說明。大家先通讀這部分，以找出裡面不受圖形和卦象世界 (Formen und Bilderwelt) 干擾的思想。舉例來說，大家關注乾卦¹⁵的逐層發展，在第一卦中是如何巧手描繪的，而且先平心靜氣地接受群龍那樣站立的样子。這樣子我們對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在不同人生情況有何看法就會得到一個概念。

接著，第二、三冊就解釋所有這些事情如其所是的原因。此處彙集了對於理解卦畫結構最必要的資料，然而只有絕對必要的，而且盡可能只提供如存在於傳文：所謂《十翼》的最古老資料。這些《十翼》就盡可能被分配到經文裡面，以提供更簡易的概述，因為其客觀的說明在第一冊的注釋裡面也已經使用過了。因此，如果要進入《易經》的智慧深處，不能缺少第二、三冊。另一方面，西方讀者的吸收能力不應該突然承擔太多不熟悉的內容。如此需要一些重複是在所難免的，反而對這本書真正透徹的理解將有所幫助。有一件事可說是我堅定的信念，就是每個將《易經》的本質真正納為已有的人，因而將豐富其經驗及真實的生活理解。

14 按：衛禮賢誤以北宋·程顥（大程子）撰有《易經》，實為胞弟程頤（小程子）所著《伊川易傳》。此書別稱《易程傳》、《周易程氏傳》、《程氏易傳》等。本篇依據的版本，見北宋·程頤，《伊川易傳》，收入清·永瑢、紀昀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經部三，易類，冊9，卷四，頁155-400。以上由合譯者勘誤以說明之。

15 按：德文 das Schöpferische 有「創造性」的意思，依據上下文的語意，應該是指乾卦。